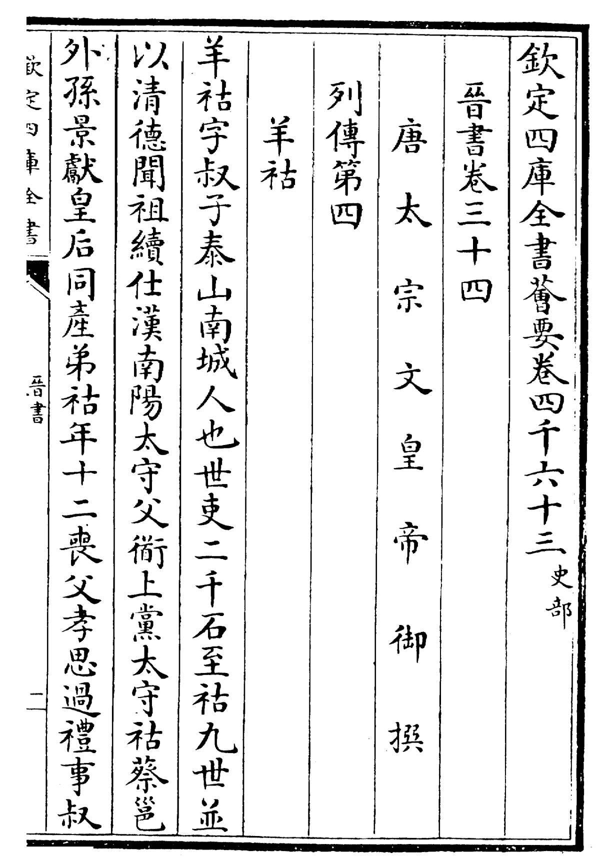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

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一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

告絶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閒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户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

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
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
郡公邑三千戸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
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璣衡允
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
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
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
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

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懐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毁壊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邉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

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循執榮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循令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

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葢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

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衂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

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

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

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

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名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

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疆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晧之暴侈於劉禪吳人

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

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懐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户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

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

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䟽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嘗討

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

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臨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

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

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

彰髙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

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户曹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庶事祜執德冲虚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

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

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

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内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識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

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

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戸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

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
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横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
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
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
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
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
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
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

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元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条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户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

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

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

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遠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由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

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巳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

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

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宫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内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晧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晧晧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

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呉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縁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

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處臣心實了不敢以瞹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

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衆軍樊顯尹

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吴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吴督

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晧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為亭侯千户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吴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

修立泮宮江漢懐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卲信臣遺跡激用淯滍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頼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

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觧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厯備成一家之

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

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嘆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

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邪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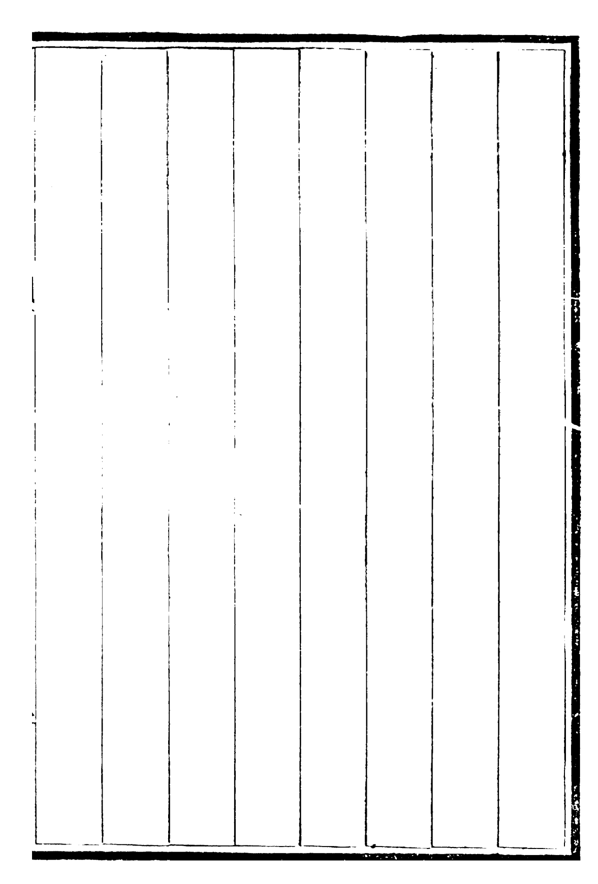
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簒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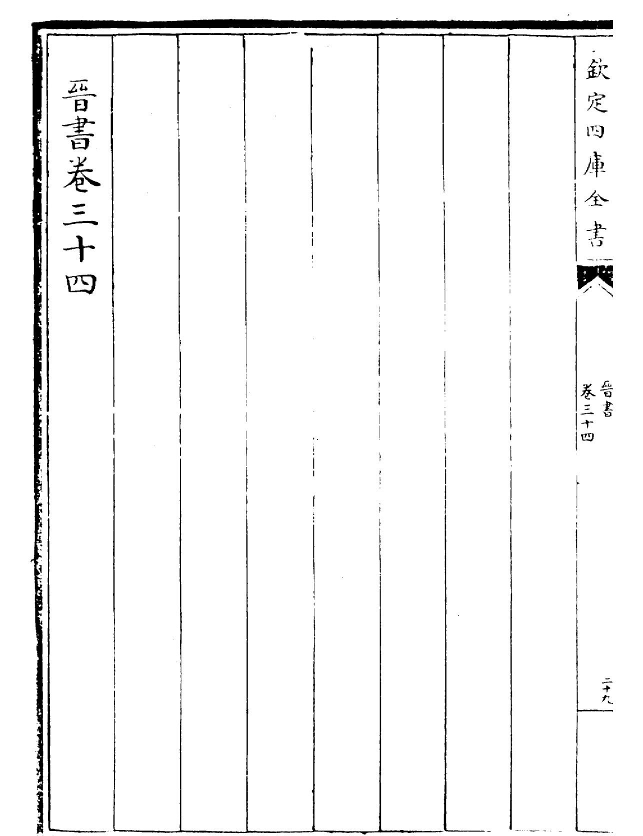
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
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
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
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
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
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
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

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埸稱為武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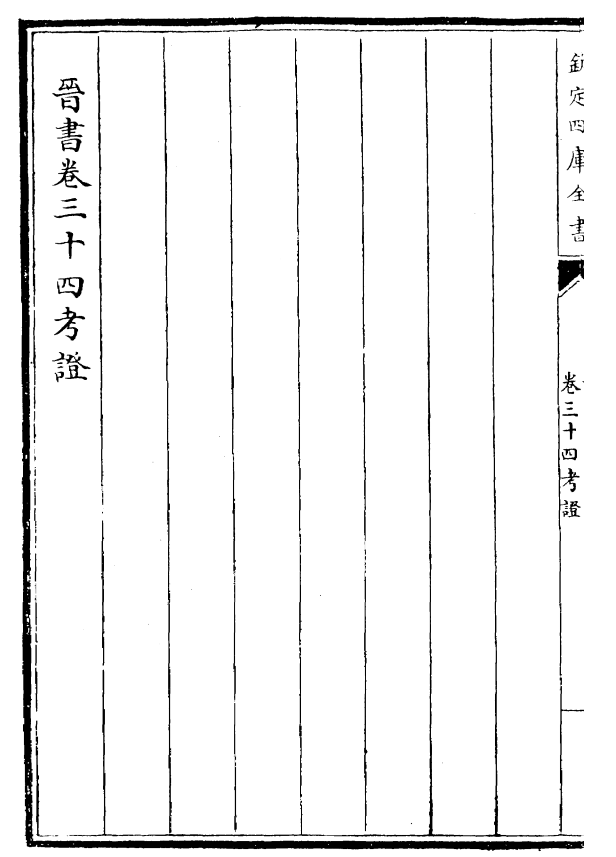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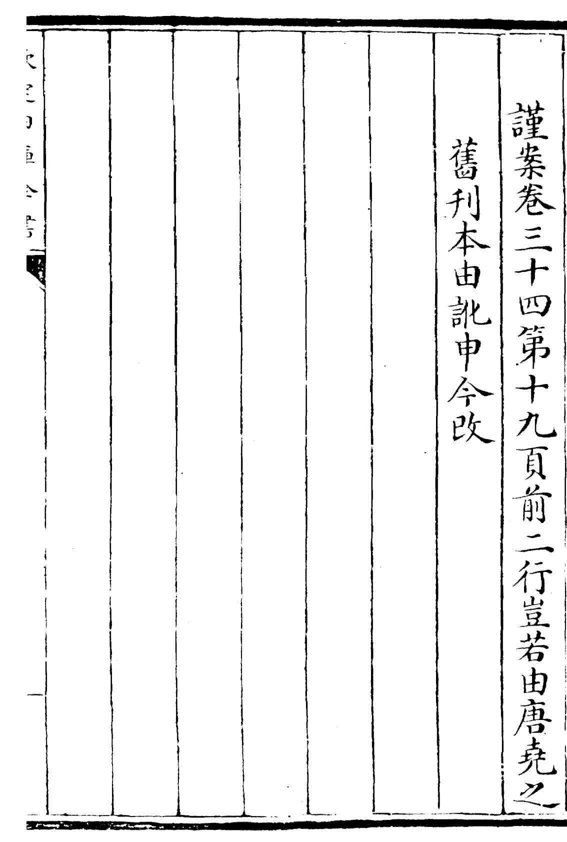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臣人龍按本書當時知名士不數及王佑或王沉之訛耳

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臣宗楷按風俗通云清擬夷叔陶潛詩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也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日知錄所謂文中之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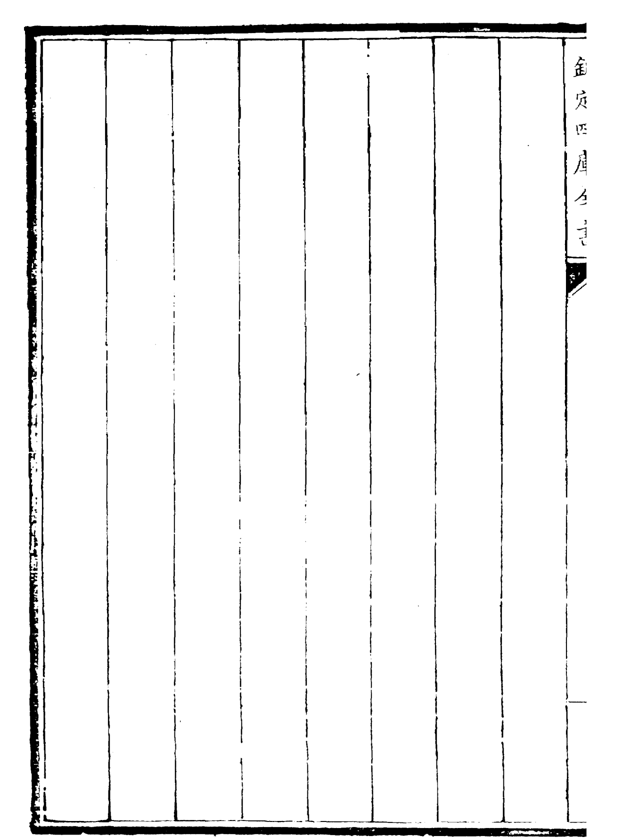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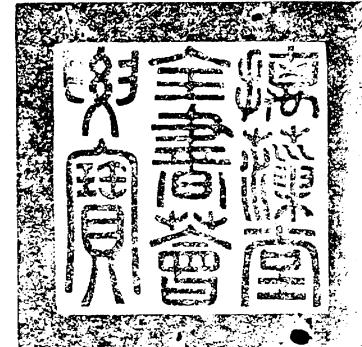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謹案卷三十四第十九頁前二行豈若由唐堯之

舊刋本由訛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十四 史部

晉書卷三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

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

被冠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令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

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稚與其子輿忿

爭遂説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黄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内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歳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賔客甚衆秀年十歳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甞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奥

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
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
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
陽亭侯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
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
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
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
侯增邑千戸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

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

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戸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徳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

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

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罙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

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彊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逕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

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

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

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
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
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
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廷有二子
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慧別封高
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
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
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

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穉弱顗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顗襲爵顗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顗兄子愔為白衣顗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顗問太傅所在顗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顗曰宜至廷尉豫從顗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顗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

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若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

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
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
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
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
宫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受一職
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
覽之者莫不寒心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

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説頠曰幸與中宮内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

表難乎免矣顗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顗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顗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顗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

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曁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踈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

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宫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

為族則所禀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寳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

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冦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兹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

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禀命之者不肅而安怨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

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甲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

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懐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

將以絶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懐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説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

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容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

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

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謟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懐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恵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黄門侍郎該出後從伯鑠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

也轉中書郎出入宫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寛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别宅其從兄衍見而悦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毁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内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

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序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

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

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渇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内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衞尉及轉東宫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勲缺以為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

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
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黄門郎王
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
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
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
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
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
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

五謚曰元有子五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頴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閫者數年陳郡謝鯤頴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

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宫歴黄門吏部郎
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
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
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
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
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
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
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

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帙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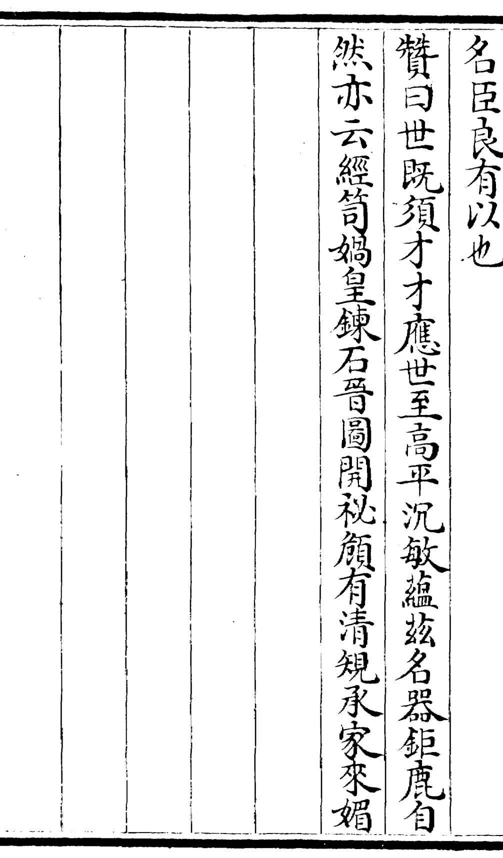
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數並以
文才知名數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數俱
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數馬
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數使巳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
為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惡誅挹數
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
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
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

邁為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甍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奥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

為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黄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

司馬睟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顔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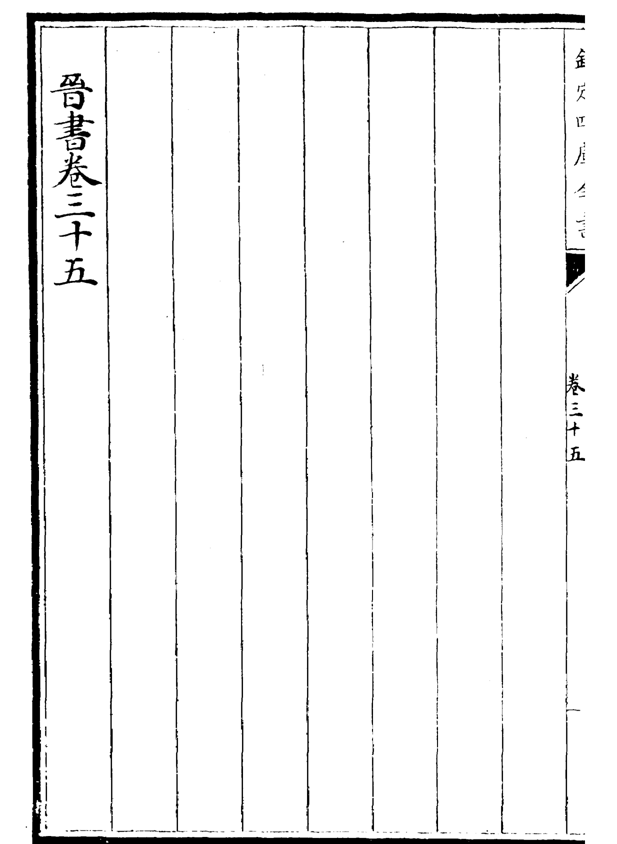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以清通俱為晉代



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沉敏蘊兹名器鉅鹿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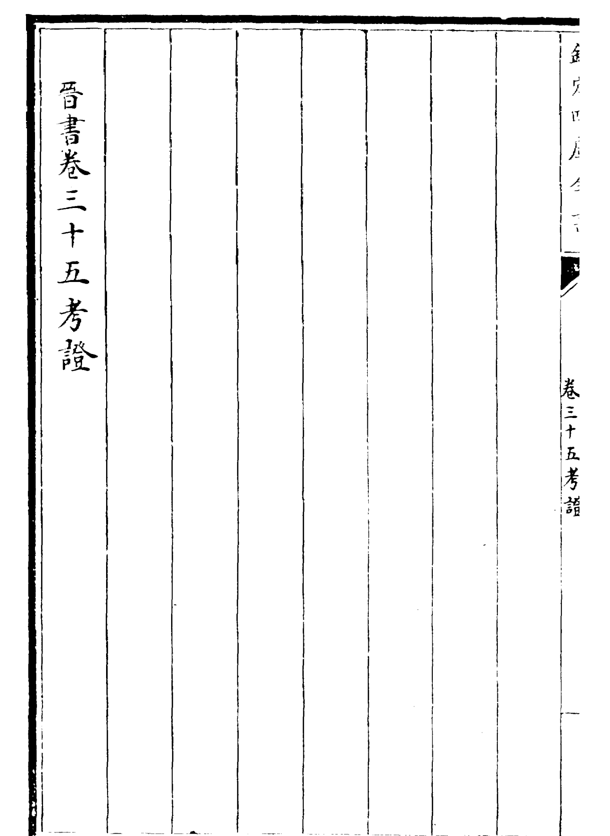
然亦云經笥嫿皇鍊石晉圖開祕顔有清規承家來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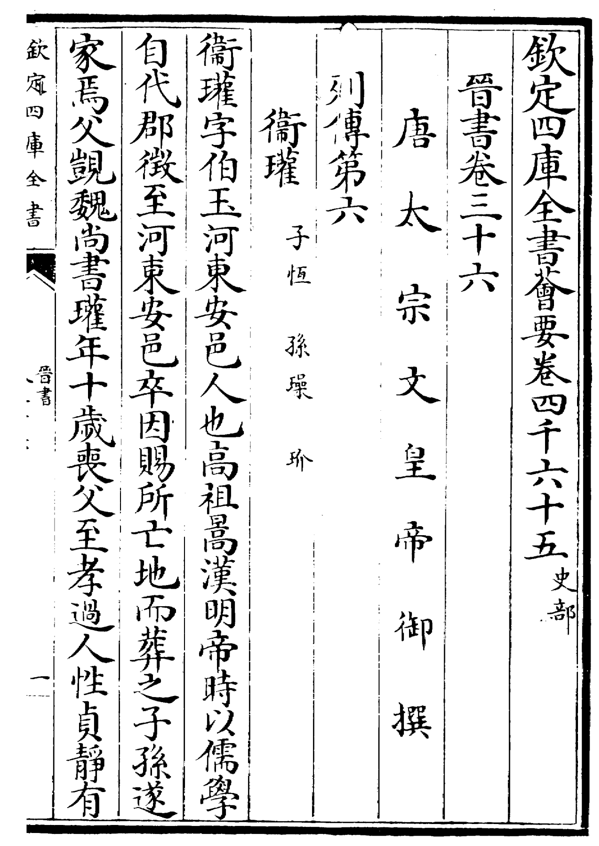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五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秀傳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日知錄明末富平民掊地得王莽貨布一罌凡古尺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與此可以相証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十五 史部

晉書卷三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恆 孫璪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

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關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
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
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嘏所
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
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户數
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
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會艾軍事行鎮西軍司給
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懐異志因艾專擅

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乗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

因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内外騷動人情
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
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
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
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
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
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
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

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

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之
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
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
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
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
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
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

徽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為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

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璀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璀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璀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璀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

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

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竝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

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重權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

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黄門虚搆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

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閒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黄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

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
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
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
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
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
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黄旛撾登
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使奉送章綬

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横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寃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

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開門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

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謚曰成贈假黄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恒善草隷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

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
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
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
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黄
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
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曁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
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

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苯蓴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

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隷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

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

也又許愼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寳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

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撃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郄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慍

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比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徳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隷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隷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纎波濃點錯落其閒若鐘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

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奥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寳其書韋仲將謂之草
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
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
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竝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
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
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
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隷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黗點䵹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𡾰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

一晝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璀為楚王瑋所搆恒閽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

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廚下收人正食

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璪

字仲寶襲璀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

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愍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

没於劉聰元帝以璀玄孫宗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

秀異祖父璀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

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

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氷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為散騎侍郎内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户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别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户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

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語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

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

考子謐父彧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禄大夫

張華　子褘　韙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竒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温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

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滞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兹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懐

實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鵬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黄門侍郎封關内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内

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毁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賛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

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尅及吳滅
詔曰尚書關内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
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
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戸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
百戸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
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制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
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
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

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
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
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
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
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
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紞於帝
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
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

紞免冠謝曰臣愚惷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
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
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
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
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
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
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
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

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絶文姜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决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

海内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
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
信每遇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
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
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

卞曰東宫後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内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固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

得免死倫既還詣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

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刀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忠心如丹臣不愛

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

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閒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

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曰間於張華没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

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茍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

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令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

稱其宄壯武國臣竝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
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
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
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
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
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
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
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

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二子禕韙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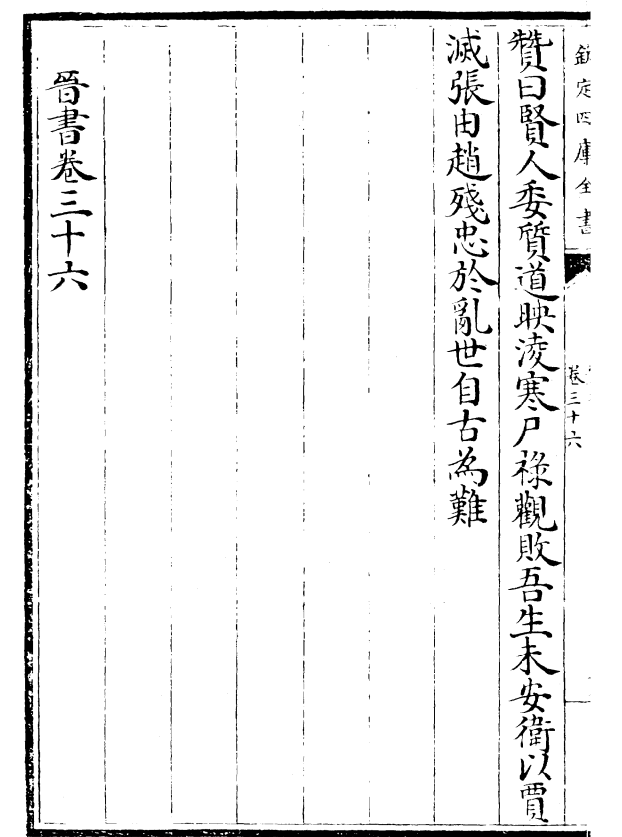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疏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

吏訪問令寫黄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黄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為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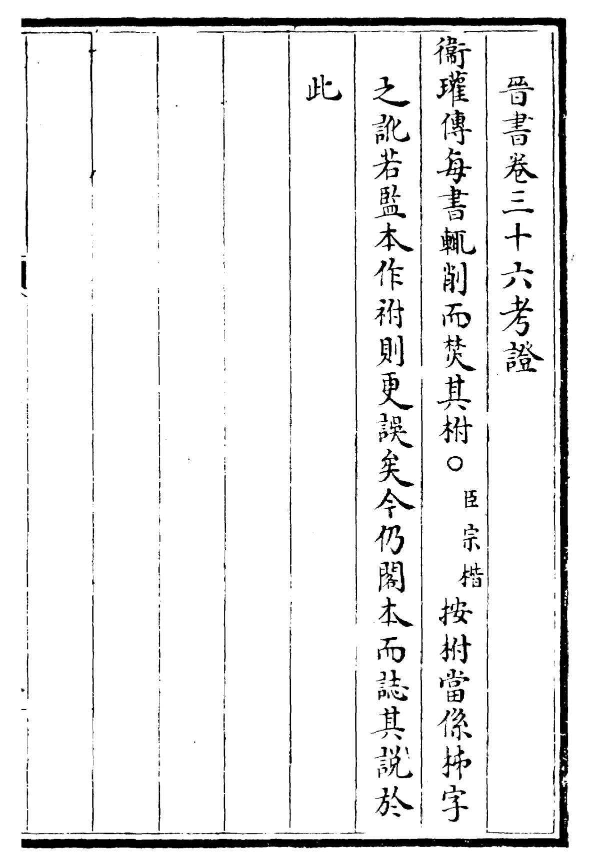
飲藥卒初卞知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錢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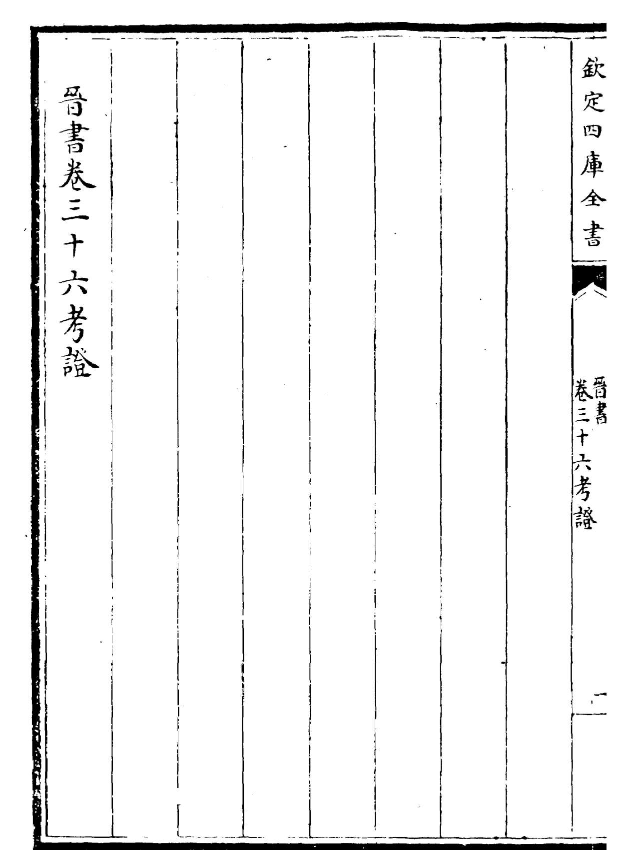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淩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衛瓘傳每書輒削而焚其柎○臣宗楷按柎當係柿字之訛若監本作祔則更誤矣今仍閣本而誌其說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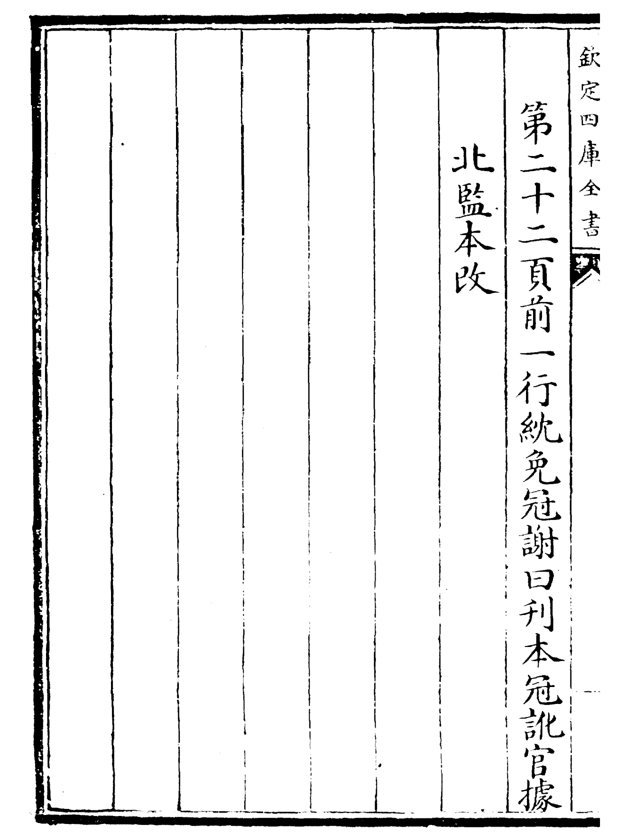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二頁前五行至王行之徒刊本徒訛從據北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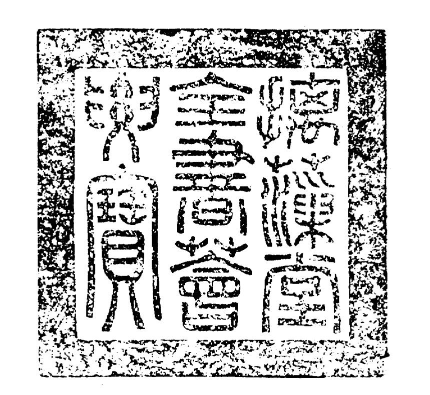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目以清通刊本目訛自據毛本改

卷三十六第十一頁前五行家殊國異刊本國訛同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查杪邪趣刊本查訛杳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紞免冠謝曰刊本冠訛官據北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閔思紀